



# 河北大学

## 校报

中共河北大学委员会主管

中共河北大学委员会主办

河北大学校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801(G)

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第705期 本期4版

河北大学建校100周年  
校庆特刊

## 翰墨撷萃 斯文在兹

——庆建校百年

《河北大学校报》副刊诗歌散文精选

## 校园新唱

邢凯

(一)

操场巨大的鼓面,响了,响了。  
是晨雾用一节清风敲响的?  
是太阳用一鞭霞光敲响的?  
是欢蹦乱跳的鸟儿敲响的?  
是草叶甩落的露珠敲响的?  
不,是师生们早锻炼,用脚尖敲响的。

(二)

教室静谧的海湾,闪亮,闪亮。  
是晶莹剔透的浪花闪亮?  
是璀璨夺目的珍珠闪亮?  
是夜空调皮的星星闪亮?  
是渔港船队的灯光闪亮?  
不,是同学们智慧的眼眸闪亮。

(三)

校园美丽的苗圃,香了,香了。  
是北方三月的桃花香了?  
是江南六月的茉莉香了?  
是月宫九月的桂花香了?  
是蓬莱腊月的黄梅香了?  
不,是知识的天地香了。

(选自第46期 1983年4月刊)

那天,我从海报栏得知,扬州著名书法家熊百之先生要到我校参加学术交流会,心中十分高兴,自以为“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

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右,我挎了相机便急急忙忙赶到现场。门是开着的,向里望去,只见十几位老教授模样的人正在品味书法。我轻轻地走了进去。

小屋并不大,除了几张长桌、几把椅子之外,最显眼的就是墙上的两幅国画:一幅是万马奔腾,一幅是锦绣河山,但小屋给人的感觉是那样宁静,好像有股磁力吸引着人的脚步。

在中间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鹤发须眉的老人,他丝毫未觉察到周围的一切,只顾在宣纸上尽洒豪情。“他就是熊先生吧。”想到这儿,我已举起相机咔嚓咔嚓地照起来。等他写完后,我鼓起勇气向他走过去:“老先生,您好!”他笑了一下,同样地问候了我

一句。这使我勇气大增,在作了短暂的自我介绍之后,便和他攀谈起来:“老先生,您的普通话讲得真好!”“我是在北京长大的。”“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的扬州呀?”老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没到过扬州,我就住在河大。”他说着风趣地用手指了指小屋。“可是——我想告诉您——海报上说您是从扬州来的。”我已不知怎样措辞了。他忍不住笑起来,下巴上的白胡子也跟着颤一颤的。我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只见一位手执纸扇的老人走过来,说:“这位是刘老,我们这儿呀,数他辈分高。”刘老止住笑,说:“我不是熊先生,他在那儿呢。”

顺着他的手,一位带金丝眼镜的老人已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比起刘老来,他年轻了许多,只是偏瘦,那一根根花白的头发使劲儿向上挺着,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可我的确没注意到他,尴尬之余,只好自嘲说:“我太冒失了。”

熊先生向我打了招呼:“你好。”这是我不曾料想到的,所以只能地回答说:“您好。”便不知所措了,下意识地用手指抠起相机来。当时,我真想找个裂缝儿钻进去。熊先生又开始问我说:“你是哪个系的?”“新闻的。”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已经有点儿颤了。“噢,很好嘛!记者就应该有闯劲儿。”我难为情地笑起来:“可是我太冒失。”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和曼。”“噢,人可何吗?”“不,和平的和。”“嗯,和坤的和。”先生说完,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笑声那样自然,一点儿也不带矫揉造作的意味,我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

这时,有人说:“下面请熊先生演示书法吧。”先生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已不再拘束了,便问:“熊先生,我能为您拍张照吗?”“当

然可以。”他笑着说,话语带着些南方口音,“不过,你最好到桌子对面去,这样角度比较好。”“谢谢!”我激动了,先生竟然为我安排位置,这又是我未能想到的。在十几双羡慕的眼睛注视下,我有了一个好位子,当时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啊,于是话又来了:“先生,您这次来,是以文会友吧。”他笑着说:“好!既然你说的是以文会友,就写这个吧。”

在与熊先生的交谈中,他始终认真地听取我的问题,并和我谈了书法的魅力,激励我说:“练字不在开始的早晚,贵在坚持,20岁练也不算迟嘛。”

室外渐渐暗下去了,我辞别了先生,一路上思绪万千,终于提笔写下了这篇小文。

(选自第372期 2000年7月刊)

熊先生向我打了招呼:“你好。”这是我不曾料想到的,所以只能地回答说:“您好。”便不知所措了,下意识地用手指抠起相机来。当时,我真想找个裂缝儿钻进去。熊先生又开始问我说:“你是哪个系的?”“新闻的。”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已经有点儿颤了。“噢,很好嘛!记者就应该有闯劲儿。”我难为情地笑起来:“可是我太冒失。”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和曼。”“噢,人可何吗?”“不,和平的和。”“嗯,和坤的和。”先生说完,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笑声那样自然,一点儿也不带矫揉造作的意味,我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

这时,有人说:“下面请熊先生演示书法吧。”先生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已不再拘束了,便问:“熊先生,我能为您拍张照吗?”“当

然可以。”他笑着说,话语带着些南方口音,“不过,你最好到桌子对面去,这样角度比较好。”“谢谢!”我激动了,先生竟然为我安排位置,这又是我未能想到的。在十几双羡慕的眼睛注视下,我有了一个好位子,当时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啊,于是话又来了:“先生,您这次来,是以文会友吧。”他笑着说:“好!既然你说的是以文会友,就写这个吧。”



## 记我的第一次采访

和曼



## 毓秀园随想

王晓东

今夜，又是一个没有月光的薄雾夜。寒冷的夜风，穿透淡淡的雾气迎面吹来，几丝凉意不由得上心头。校园里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亮，在夜气的包围下，笼罩着桔黄色的光晕，柔和的，整齐的排列开去，给这清冷的初冬之夜，添抹上一抹暖意。

拖着疲惫了一天的身体，我又一次信步走进了毓秀园。满地的落叶，踏在脚下沙沙作响；耳边，却也有不知名的鸟儿在高大的树枝头跳跃着，鸣叫着，站在小山坡上，放松自己的心情，呼吸着清冽的空气，四下望去，花坛、凉亭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主教大楼却在阑珊的灯火中清晰可见，厚重的地基，挺拔的身姿和那从窗口中投射出的明亮夜空的点点灯光，使她更加高大挺拔，显现出一种向上的力与美。六年了，无数次穿行在这熟悉的花园中，却总希望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与亲切。昨天月季花开，今天冰霜挂松枝，明天春花吐蕊，后天桃香满园。这一丝一毫的变化，总能在我的心里掀起小小的涟漪。小巧而精致，妩

媚而善变；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那么亲近也是一种愉悦。

明月千里寄相思。没有月色的夜晚，也能勾起人们淡淡的回忆。两年前，在同样平凡的日子里，相处了四年的同窗好友们却在一种离别聚会后四散分离，从这熟悉的校园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毕业了，曾经的兄弟姐妹们，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比赛。他们中有的参加了军，入了伍，在祖国最南边的省份里保卫着国门；有的来到了政府机关，整日淹没在数不清的文件和应酬中，年纪轻轻却已大腹便便；有的做了记者，奔波于采访的第一线，时不时发来个短消息：“哥们儿，中午12点新闻，我出镜，记得看啊。”当然，还有人漂泊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打拼着。而我，却留了下来，读了研究生，还兼职了辅导员。每日徜徉在书海中，在与智者的对话中思索着，勤奋着。时不时也来到自己所带的班级，望着一张张与曾经的我们一样年轻的脸，也会猛然发现自己的肩头已被责任压满，沉甸甸的。记得非典时期，人人自危，而我却为校内校外的学生所担心，曾经自认为洒脱的我，每天却也不得不婆婆妈妈地交代个不停，可能少不得被学生们嘲笑。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辅导员的艰辛，也才会不时对自己过去的某些做法感到羞愧。

像四散高飞的风筝，人离得再远，心

思却总被一根线所牵挂，而校友录就是最好的寄托。每次登录，那熟悉的界面总是流淌着一股温情，人是怀旧的动物，记忆中的事物永远是鲜活的。走过了大江南北，吃惯了山珍海味，饮遍了琼浆玉液，却依然怀念着毓秀园的夜色，保定鸡蛋糕和那大食堂里的小米粥。某位女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一年里要跟随导师在港澳等地考察多次，说不尽的繁华，道不尽的美味，然而在圣诞节夜晚的留言中，却依然说，自己最想得到的礼物是再尝尝那鲜美的驴肉火烧。那一刻，所有看帖子的人都笑了，但笑声的背后，却也有隐隐的酸楚。一声声的通讯，一声声的祝福，总能让人回忆起那四年美好的时光，让人心里暖暖的。记得有一天，校友录上有人“惊爆内幕”，某某女生于前日喜得千金。一时间，电话，短信满天飞，祝福的文字塞满了这方寸之地。人人都叔叔、阿姨地称呼起了自己，突然间，为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大家都长大了。

于是，我们为这个未曾谋面的可爱的小侄女欢呼着，高兴着。毕竟，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后来人”，一个永远都要烙印到记忆中去去的“大人物”。几个月前，为庆祝毕业一周年，三五个好友回校团聚。酒足饭饱之后，话感自然而

然转到各自的生活上来。于是，工作的称赞求学的年轻和悠闲，读书的又羡慕工作人的成熟与洒脱。其实，这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子非鱼，安知鱼之若乐。交谈没有结局地结束了，生活本身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而大家心里却也都明了，如果现在彼此换位的话，你会不得那嘹亮的军歌，繁忙的应酬；而我也许会留恋这淡淡的书香和求思的快慰。因此，无论你在城中还是城外，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江边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日子一天天的过着，眨眼间，两年的光阴就这么匆匆地走过了。几千年前，孔子站在河边，望着湍急的流水，慨叹时光的流逝，“逝者如斯夫”。时间就是这样，像流水似的，在我们的手边缓缓地流着，剩下的只是无尽的回忆。毓秀园里的灯光，依然是那么的柔和，然而灯下的恋人却早已改变。同样的天空下，同样的校园里，不同的人书写着同样精彩的故事。两年后，我也将离开这可爱的校园，离开这方记录着我青春最美好时光的热土。与所有从这里走出的人们一样，我也将会永远怀念这里的一切，因为记忆是无法被欺骗的。

在这个夜晚，我信手写下上面的文字，纪念我们逝去的时光。

(选自第410期 2003年12月刊)

## 老人·七教和我

刘云涛

每个河大生都知道有座教学楼叫七教，每个在七教上课的学生又都知道七教有位看门人，一位少有人知其姓名的老人。

初为河大人，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七教也是如此。但看门老人初次给我留下印象却已是大一的元旦了。惊喜、疯狂、年少的我们在三楼的教室中唱歌、跳舞、聊天。夜深了，人渐渐散去。看门的老人来查楼了，黝黑的饱经风霜的脸透露着威严，但我们对老人的命令不屑一理，强留了下来。最终老人瘦小的身影隐退在楼道的阴影中。

以后每每再见到老人，我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惧与不安，还夹杂着一丝负疚感。

极偶然的一天，跨出七教楼

门，发现老人正与别人聊天。老人满脸皱纹，显露几十年沧桑的轮廓和地笑着，问我：也是学法律的？我回答是的，但极想快走，可是老人低沉的话语停顿了我的脚步，让我心动：先做人，再做学问，再做法官。

说得真好！我忽然有一种想了解他的欲望。后来才知道老人已没有亲人了。孤独一人在学校看楼门几十年，七教就是他的家了。再以后，我每见老人的面孔不再感到阴沉，而是慈祥而亲切了，于是，甜甜地笑一笑，喊一声“大爷”送给他无数温情与敬重。

(选自第202期 1992年11月刊)



## 秀园深处

秦春刚

**竹林**

想念亲人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竹林，其实那只是毓秀园里的一小片竹子，不过我还是想把她称之为竹林。我家后面也有一片竹林。爷爷说那种竹子是做横笛的好料子，等我考上了大学，他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好多的横笛分给小孩子，让他们在村子里不停地吹。在爷爷看来，小竹林里长得已经不仅仅是竹子了。爷爷说他去世后要在竹林里看着竹子长大，即使他不能亲手做横笛，也要看到其他人将竹子做成横笛。我来到北方这所大学校园里的这片竹林面前时，爷爷坟旁旁的竹子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却没有将竹子做成横笛，爷爷是村子里最后一位会做横笛的手艺人。

**宋史小院**

那场宋朝的雨在一千零四十四年前下过，没有淋湿这座砖红色的小院；然而小院一灯如昼，却洞穿了那个盛极而衰的年代。一统天下，豪壮凌云，宋赵家旗不改半点颜色。四分八裂，偏安一隅，长江像一根鱼刺，横亘在历史的咽喉。是宋史小院，是一位老先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笔管里倾一注热血豪情，展展荆公盛绩。一本《宋史实录》再现，将一部历史释然。我无缘得见潘快先生，只能凭吊一下那条长满胡子的小径。那棵老态龙钟的核桃树，那间古香古色的小院。先知道先生，后知道小院，可惜先生已仙去，睹物思人，我对小院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每次来到小院总想找到那句“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的警句来鞭策自己。

(选自第426期 2005年3月刊)





在甲午年的壬申月我拖着辘轳作响的行李踏上了燕赵的土地。

之前在地图上看过学校的全景，对周围的一切有种陌生的熟悉感。初来乍到，最令我感到欢喜的是门口卖狼牙山红薯的大叔大娘，咧开嘴笑的时候，笑容有时光的印记，正如这百年的老校。

整个南院要说最喜欢的两个花园，一个是毓秀园，另一个是八教楼下的小花园。一个是我初来时的惊喜，贯穿我大学前两年中有喜有悲有阳光可晒的时间；一个是我即将离别时，承载了我最后学习生活中所有焦虑与开心的地方。

春天是我最喜欢学校环境的时候。

在春天里悄悄开出一芽嫩绿，原本灰暗的天空都明亮得柔软起来。在毓秀园、小白亭、南院操场里，会发现原来在这喧嚣融融的春风里，肆

意飞扬的笑语容颜才是青春时光里最好的印记。原来红瓦青砖的破旧七教似乎也有了些古老的韵味，八教的天井里坐满了低头备考的人，八教的花园里绕着没水的池塘围了一圈唱英语的人，还有那不管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依然会让人迷路的九教。

大一时，对于文学院、中文系我一直是很敬畏又胆怯的，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一度我都讨厌写文章，也不喜欢读当代文学。这里的讨厌不是纯粹的不读不看，而是每次一接触那些年代的文学作品我都会心痛，甚至害怕。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虽然我很喜欢上雷鸣老师和隋浩岗老师的课，听二老讲文学很有意思，但我自己不愿意去触碰那些年的历史和文学。直到后来，是刘浩老师的思想和渊博学识让我感到了文学的宽广无际，也磨砺了我的心性。

大二可能算是认认真真的开始走进文学世界。吴淑玲老师的唐代文学史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幡然醒悟，原来我一直胆怯的在门外徘徊，不会试不去看看，不去试着接受一下它怎么能知道文学的美呢。雾里看花云外赏景有何意义！然后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大一错过的刘聪老师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李京涛老师的《现代汉语》课程等等。

转眼就到了大三。如果说大一大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毓秀园，那让我晒太阳，让我与舍友们一起嬉笑打闹，那么大三最喜欢的地方莫过于八教小花园。早上在八教小花园晨读，中午吃完饭了在八教小花园里散步，缓解一下焦虑，下午再回到成教五楼。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大三就这样悄无声息又迅速的过完了。

曾经有人问我“学中文能干什么呀”，我没有回答，因为当时我还没

有找到答案。

后来工作了，看着周围的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有些心慌意乱又想起在校读书的日子，也被人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当我看到同学写的一小段话：

“当你所读的皆是理想，你所学的皆在纸上，那么理想和纸上的力量不足以支撑你走在现实的路上。”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喜欢这三个字可是大干一场的啊！”

你问我学中文有什么用，作为中文系学生我首先可以告诉你，《诗》能干什么——“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带着这个有点不一样的自己，进可以披荆斩棘，退可以安守本心。

(选自第656期 2018年7月刊)

## 四年·河大

田春雨于



## 背影

王海燕



口历一本换过一本，我如蓝天下的小草经历过许多事，如今已记不起多少了。但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永远都不会。

十四岁那年的初冬，天气忽然变冷，让在校住宿的我措手不及。衣箱里一件冬装也没有，我冻得直发抖。明天就要进行模拟考试了，家离得又远，我无法回去拿衣服，只好咬紧牙关忍耐一番。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宿舍，到门口时，看见我的床边围着一群人。发生了什么事？我踮脚一看，啊！是父亲，他来了！我一阵欣喜。那群人对父亲指指点点的，说父亲从头发到布鞋都充满乡巴佬味儿。可不是？一身黑布衫，再扣上顶五、六十年代的棉帽，俨然从土里挖出来的古董。因为他们讲的都是普通话，父亲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只是憨厚地笑着，千沟万壑布清古铜色的脸庞，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刚才的欣喜荡然

无存。

一位好友支走了那群人，我放下书包。

“鞋子，天气冷了，爹给你带来了棉袄，顺便捎来你腌的鸡蛋。”父亲把棉袄和鸡蛋逐一放在床上。我暗想他的迂，他脸上铺着一层土，我欲打水让他洗把脸，他不肯，说是一会儿就走。我想父亲一定饿了，就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不饿，且作状说明他挺饱。其实，走那么远的路哪有不饿的？

父亲终于要走了，他不让我送。下楼时，他慢慢地蹲下身，两只枯瘦的手紧紧抓住栏杆，腿一抖一抖地走下去。他这辈子还没上过这么高的楼呢。我站在楼梯口，说：“爸，我扶你下去吧！”父亲回过头来，“进屋去，冷着呢，别冻着！”并挥手让我回去。我驻足不前，鼻子抽噎着，没哭出声。

好一会儿，我返回宿舍，从窗口望去，父亲刚好走出宿舍楼。他蹒跚地走在水泥路上，黑布衫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瑟瑟的寒风中。我的泪珠扑簌簌地落到父亲拿给我的棉衣上。

(选自第335期 1998年4月刊)



河宝

## 把真我写进生活

李会艳

从高考的风雨中凯旋，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份心灵的悸动。当面对那见证着学校数十年历史风华的“河北大学”校牌，我内心波澜起伏，反复撞击我心灵之门的只有四个字：珍惜拥有。于是，日记的扉页上有了厚重的一句话：在我人生的日记里不会有空白。

最初军训那震地有声的口号，来自祖国各地经过普通话熏陶的家乡话，同学们闪烁着火热和热情的瞳孔……奥林匹克与中国人世，西部开发和焦点访谈，这一切统统装进了日记本。书包里背着21世纪对“天之骄子”的圣旨，每天奔忙于教室与宿舍间，这种学习生活的节奏给了我充分的时间，保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的确，日记是我心灵的港湾，在我疲惫时给我自励的力量；日记是一片圣洁的芳草，在这个落英缤纷的季节里依然馨香四溢，润我心田。

然而，大学校园总是走在时代浪潮

的最前沿，它使身其中的学子具有初生牛犊的气魄与勇往直前的胆识，它容不得分秒的沉默、停滞和懈怠。我固守的节奏在大学校园里不禁乱了。演讲比赛正在唇枪舌战中进行，排球比赛也已经高潮迭起，宣传栏目社团风景线吸引着睿智才子们的目光……我不能再蜷缩于教室的角落里了。年轻人的视野应该放逐于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年轻人的脚步应该有着骏马奔腾的豪迈。

于是，在晨曦与落日的余晖间有了我忙碌的身影，在飞雪和朝霞中映射出我探索的双眸。诚然，空白代替了倾诉，日记在我的冷落下渐渐变成了“周刊”“月报”。然而，面对生活，我已打起精神，每一片真实、美丽的涟漪，定会在心中留下永恒的倒影，明天在轻叩今日之门，就让我给日记留一些空白，把真我写进生活。

(选自第378期 2001年1月刊)







## 写在离别时

霍丽莎

求知欲会迅速升温，待到“饱读”一通，满身疲惫地走出图书馆，心中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就感。

大一时候我对各种活动都十分积极，参加了几个社团还有学生会，于是，大一的许多课余时间都交给了例会和活动。不过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我也学到了很多，参与举办一个活动，从策划到研究到拉赞助到活动的实施最后再到活动的总结，从活动参与者到活动组织者，这种角色转换让我对举办活动有了重新认识。

当我要走出校园，走上社会的时候，实习当中我发现，大学里专业、系统的学习给了我扎实的知识基础，丰富的大学生活让我积累了各方面的能力，这让我在工作中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这些都得益于我在大学的锻炼。

### 收获 成长

大四了，意味着即将毕业离校，对很多人来说也意味着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于是，对于眼前的学生时代倍感珍惜，感慨也多了起来。

大四了，大家怎么也聚不齐，因为都忙于不同的事：有的在实习，有的在找工作，等到再聚到一起的那一天就是离别的时候。

成长似乎在悄然间进行，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装备自己的过程。大学四年，我的成长在哪里？大一的我只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但是具体该做的，其实不是很清楚，于是按部就班打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业。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要如何安排自己；现在的我对别人比原来多了一份宽容，我懂得要理解对方，要换位思考；现在的我懂得了人长大后应该承担的责任，会为责任去抉择什么是要做的，什么不能做；现在的我明白了，成功对于努力过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同时，因为明白了失败同样有意义而不再害怕失败；现在的我不再

再因为未来的未知而充满了恐惧和无奈，我明白努力和付出后会是坦然；现在的我懂得了学习是不断的积累过程，走上社会依然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现在的我知道了理想和梦想的区别，更加坚定的怀揣理想、走向未来……

### 收获 朋友

每个宿舍都有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可爱的小故事，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而且在这样一个小集体里，很多快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别人是不能领略到的。因为有太多是只有我们共同经历的，不论是开心还是不快。不管什么时候想起哪一段，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半夜的呼噜声、梦话、磨牙声，哪怕是自己的被吵得没法入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遇到什么事情时，我们一起面对，这就是我的宿舍，虽然四年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那些都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小插曲。我们在在一起的日子最多的还是开心、阳光和快乐。我们宿舍的“饮食文化节”，我们的“经典语录”“本，我们的点点滴滴……很感谢宿舍无话不说的姐妹们，怀念我们共同营造的那个温馨、温暖的家。

时至今日，我理解了朋友的涵义，这里收获的友情我倍感珍惜。

写在离别时，总有太多的话要说。当梦想照进现实，我们面临着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大学里的收获给了我选择的理由和资格。拿起我沉甸甸的收获，高扬起自信的风帆，我将驶向人生的下一个港湾。等到再回首时，这里依然是梦开始的地方，是梦想更接近现实的地方；等到再回首时，这里的点点滴滴仍然是我的宝贵财富，时常萦绕在心间；等到再回首时，繁华的外面的世界不及这里的一草一木，无论身在何处，这里永远都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停靠的港湾，而是妈妈的臂弯。

(选自第 486 期 2008 年 6 月刊)

## 我为自己唱首歌

艾树池

每每想到自己是一个写字的人，就会觉得心里踏实，脚下稳当。尽管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入这个人人忙着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的时代。

写字不等于书法。书法是莫测高深的艺术。想起它，我常常觉得自己本不高大的身躯渺小成蚂蚁。写字则不然，因为它顶多是书法的原始形态，正如刚刚会爬的孩子，也许几十年后他会成为王军霞、曲云霞，但现在，只能如此而已。但谁又可否认这是天地间的最大幸福呢？快乐往往贯穿于坎坷、曲折、艰辛的过程中，而“会当凌绝顶”的那刻，疲惫、失落、伤感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是一种类似于拳王找不到对手的悲哀。所以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写字的人，至于简历上所写“书法特长”云云，实在有了点儿虚假气矫情，是与真正的艺术缘悭一面的。

写字多在晚上，当浓浓的夜幕垂下来，当白日的喧嚣隐遁在月色中，一任茶香游走，墨香弥漫，这时的我便被茶香墨香包围了。不必说为了神圣的艺术，那样也许恰恰贬低了艺术；不必说为了伟大的祖国，那样也许不过哄抬了自己。我仅仅为我，在这浮躁喧嚣的尘世之间，在这繁琐单调的生活之外，用墨色白宣铺一条小路，找寻一个可以信赖的伴侣，找寻一份清新、真实和自

由。闲与羲之曲水流觞、放浪形骸；观张旭以头濡墨，云烟漫纸；听东坡笔底风歌，大江东去……仰望古圣先贤、神游南帖北碑、挥毫东涂西抹之际，也正是我品味写字之乐之时。“秋毫精劲，霜素凝鲜；沾此瑶波，染彼松烟……”在这里，有思想的驰骋，精神的振奋，亦有我进军的血泪，无奈的苦楚；在这里，我品味绘画之色彩，诗词之意境，亦咀嚼生命之可贵，人生之伟大。我如一个勤劳、善良的妇人，抚育儿女一样抚育着我爱的文字，哪怕为之枯涩双眼、酸痛双肩，哪怕面对废纸满地、孤灯一点。

“我是写字的。”一个清凉的初夏之夜，我低吟这首发自心底的歌。我静静聆听内心深处久远不绝的天籁，思绪漫步在无边的墨香中，心头涌动着连绵不绝的欢乐……

(选自第 343 期 1998 年 11 月刊)

**编者注：**纵观《河北大学校报》自 1979 年复刊以来出版的副刊文章，它们承载校园文化，留下时代印记，记录一代代莘莘学子的青春与才华、激情和理想。本报编辑部本期推出校庆特刊，精选副刊诗文，向河北大学百年华诞献礼，也希望影响更多在校的学子，抒写出新时代的多彩华章。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总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得很快。

大学四年，来不及细数每个平凡而又特别的日子，顾不上打开记忆的宝盒满满的收藏。就这样，匆匆地，我们要和大学生活说再见，也可能是和自己的学生时代说再见，也可能是和学生时代的自己说再见。总之，离别的感慨显得更加沉重。

记忆真是种好东西，能把好多过去的、难忘的事情打包、带着，在前行的旅途中，可以随时打开记忆的包裹，感受当时的我们。不论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不论是甘甜的，还是苦涩的；不论是顺利的还是坎坷的；也不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我们曾经走过，那这段路上就有值得我们回忆的种种，感谢过往。

走在校园里，还清楚的记得我们第一次踏进这里的情景。四年前的我们，从高中的理想中走进早已憧憬过的大学，准备好了开始一段长长的、美好的生活，现在看来，可能是由于太过美好“长长的”成了一种奢望，现实中成了很短暂的时刻。清新、安静、祥和……很多美好的词语用在这里似乎都不够校园那份独特的气质，美好的感觉，也许等到久经职场的我们回过头来，再次走进这里的时候，才会更深刻的感受到这里带给我们的甜美，像待在妈妈身边时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踏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说不尽，也说不够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大四的师兄、师姐们忙着毕业我们就曾预先为我们今天的离别感到过痛心。回首四年的点点滴滴，我们感动过、迷茫过、失意过、发奋过，我们成长了，收获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这里收获到了一些东西，虽然大家收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获得者。

### 收获 知识

每当走进阅览室，看着一排排满满的书架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